

【本週聚會】2010 年 6/20~ 6/26

主日早上聚會	聖餅聚會	10:00-10:50 AM
Marlboro Learning Center	信息聚會	10:50-12:15 AM
弟兄相調	主日下午 2:30-7:00 PM	聯絡 閔永恒弟兄
禱告聚會	週二晚上 8:30-9:30 PM	王麗斌弟兄家
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	週五晚上 8:30-9:30 PM	李勇弟兄家
南區家庭聚會	週六晚上 8:00-9:30 PM	沈明昊弟兄家
Woodbridge 家庭聚會	週六晚上 8:00-9:30 PM	譚力琛弟兄家

【禱告事項】

- ◆ 為購置會所禱告。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。
- ◆ 為兒童服事禱告。
- ◆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。

一、7 月 17 日(週六晚上)福音愛筵聚會，請全體出席、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。

【家訊信息】基督徒生命的呼吸

1970 年代的詩歌，很像孟雅各(James Montgomery)在他的禱告讚美詩中，把禱告描寫為「基督徒生命的呼吸」，今日的禱告與聖經及神百姓的傳記中那種健康的禱告相比，只是一個病態的、純粹寫實的漫畫而已。

在傑傑族的富能仁(Fraser)尚未創造傳道士禱告信這個觀念時，還是常常用到這種方法，且從中得到益處。他的價值系統把禱告勇士那一小群人，放在名單上方，他在薩爾溫上河流域(upper Salween River)多山的荒野地區之中工作，這小群人是神有效地獲得成果的器皿，甚至雖然他是直接與當地人民接觸的傳道士，他的地位仍然低於那些禱告勇士。當他這樣看禱告時，優先要作的工作，就是收集資料，定期地遞送給在本國能夠藉著禱告使這件事獲勝的人，結果證明他的眼光正確。時至今日，反應遲緩、被撒但捆綁的整個傑傑族村落，突然間對福音熱心起來，他們在燒毀物神的事上尋求他的幫助，並要求他教導他們真理。【註一】

我們現在來看保羅的情形，就可以證明這個因果關係。腓立比基督徒「生命的呼吸」，在一個不可能的情況下帶來完全的改變。他們懇求的管道——「因為我知道，這事藉你們的禱告和耶穌基督之靈的供應」，(腓一 19)使保羅得到極大的幫助。他被關在羅馬監獄時，終身的願望和戰略計劃的目標城市在那裏呢？必定是透過他在腓立比教會裏的朋友們的禱告，使得外表的不幸轉為祝福。

這個囚犯確信腓立比基督徒的代禱，會帶來強烈的拯救浪潮，席捲執政官守衛的軍隊嗎？是的，他確信這點，他堅定地說：

「我知道，藉著你們的禱告，將使我獲救。」

這位傳道士已經為他的支援伙伴預備他們所期待的沉重傳道方式，他的信上寫著：「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戰爭，……」，「靠著聖靈，隨時多方禱告、祈求、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，……」，「為我們禱告，神會給我們開一個說話的門，……」(弗六 12、18、19)在他靈裏迸發出來的這些強烈、迫切、熱烈的話語，生動地顯示一連串競爭、掙扎的痛苦、強烈的勞苦、奮鬥——這些事形成了他教導各教會禱告的支柱。

今日的教會似乎太過看重在直接有接觸的地方行動的果效，這樣作就是隱藏並輕視禱告在爭戰中優先的地位。這個不平衡太過明顯，以致於無法掩飾，仔細看看你的家，及你熟知的教會所發生的事吧！

婦女服事小組聚會，是否成為比禱告會更大的事呢？弟兄們

的早餐會又如何呢？有多少定期參加禱告會的人，熱心地為教會在社區中擴展傳福音的事禱告呢？整個教會生活中，用在專題、活動、及服事上的時間和興趣，與用在禱告上的時間之間有什麼樣的分別呢？如果一個非基督徒要參加我們教會的禱告會，他得到的印象，會是一個只關心彼此的病痛，互通舒適與否的團體嗎？或者，他看到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、關心失喪靈魂得救問題的團體嗎？

我不能不驚訝於「生命的呼吸」所帶來的事，這不是我們今日所喪失的嗎？我們不是發現各種卓越的技巧仍然毫無能力製造正確果效嗎？我相信要使神的事工更強、更快地開展，絕不能與那些充滿著保羅熱切禱告之靈的禱告勇士分開。

用來恢復平衡，給予禱告優先、正確地位的方法是什麼呢？

我們需要紀律，這個紀律要求我們檢討一下今日生活中的每一層面，如看電視、打電話、赴宴會、娛樂、甚至參加教會活動所花的時間。

我們需要犧牲一些大家所缺乏、也會浪費的「時間」。

我們需要有深切的渴望，以致保羅屬靈摔跤的強度，可以在我切望神的目標及我的禱告中加倍。

有了這種精神，並有了具備資格教導這種禱告的傳道人，(可惜他們似乎愈來愈少了)我們就會開始達到不可能的目標，並奪回「基督徒生命的呼吸」。【註二】

【註一】：富能仁新傳「山雨」(James O. Fraser)他在雲南山區建立了一個屬靈的教會。

【註二】：教會與福音的復興是建立在強有力的禱告上，包括個人及團體的禱告。

一本文譯自：為爭戰而生(Born for the Battle-R. Arthur Mathew's)

【南丁格爾見證】呼召的裝備—心靈的黑夜

病床是最接近人性真實的地方

很多人都有同情弱者、看顧病人的愛心，但並沒有像南丁格爾一樣走向護理。南丁格爾對「看顧病人」的體會，比一般人的體會更深刻，她的同情心如同一條看不見的線與護理連結在一起，並逐漸的拉向那個少女時代神對她的呼召。歐洲回來之後，南丁格爾四處看顧病人的頻率更增加。這時她寫道：「病床是這世界最接近死亡幽谷的地方，在這裏遠離世界一切的庸擾與吵雜，疲憊的生命歇下他的雙翼，靜享谷中幽泉的安息，沒有掙扎，沒有懼怕，未來不是一座難以征服的高山，祇有平靜的走下去。陪一個病人走過這一段路，我有一種深刻的喜悅。」

有一次，南丁格爾照顧病危的老僕人蓋莉女士(Mrs. Gale)。南丁格爾記下蓋莉女士最後一晚所說的話。南丁格爾寫道：「那天晚上，她想這是最後的時刻了，她要我坐在她的床邊，她對我說：

『南丁格爾小姐，請你在我走了以後，給這個床換一個新的枕頭，讓明年睡在這裏的人舒服一點。』說完之後陷入昏迷，不久又說：

『南丁格爾小姐，等一下下樓梯時，要慢慢下去喔！』說完，她才斷氣，她到末了還在顧念別人的需要。」

南丁格爾接著寫道：「我懷疑這世界有哪一個文學家，能夠寫出這個老僕人死前的光輝？鋼硬筆下的鋼硬字，豈能輕捕生命彩蝶飛去的掠影呢？夜仍如往昔般的寧靜，很多人穿上睡衣，套上睡襪，躺在床上，心中盤算著明日陽光之下，又要操勞什麼。有人抱怨，寒夜下的星辰運轉，單調又無聊。但在這一刻，大地上有成千上萬的人，正在生死一線間徘徊。冷淡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冰冷，我慢慢懂得為別人禱告，也許祇是幾句祝福的話，一點點的盼望，卻可能是承接美好未來的搖籃。為別人代禱的夜晚，都是最可愛的。」

我相信所有的苦難都是有意義的，可是，多麼的奇怪，人到末了才發現，信心是他們最好的朋友。」

缺乏護理的看護是虐待

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這麼幸運，有如此善體人意的南丁格爾看護。在醫療知識的邊緣，常是病人被人無知虐待的地方。南丁格爾寫道：「有一個病人已經癱了，周圍的人還在給他灌大黃草粉(rhubarb，一種瀉藥)，硬要叫他站起來。有一個女人生病了，還有人愚昧的給她吃神粉，直到她死。缺乏護理知識的看護，是多麼殘忍的事。」為了正確的護理看護，總要有人投身進入護理，但是投身的途徑在哪裏？當時的護士是妓女、罪犯、下級勞工的代名詞，南丁格爾前面的道路彷彿仍然隱藏在大海中。

決心成為護士

一八四四年，南丁格爾決心要成為一個護士，她寫道：「我不作文學的女僕，不作音樂的差役，不作哲學的跟隨者，我祇願作神的僕人，活著不再為別人的掌聲。不再看自己是一個把生命拿來作藝術展現的浪漫主義者，祇是為了強迫自己爬上一座較高的舞台，像戲仔般的娛樂大眾，卻失去內心深處向神的呼籲。我知道，從此活著不再是追尋沈緬心中的快樂，而是為一場爭戰。」不久，她向父母提出要到「沙利斯伯力醫院」(Salisbury Hospital)學習看護。

這個要求立刻引來家庭革命，與周圍親友的責難。以後五年，母親晝夜的眼淚，是攔阻她前進的洪河；加上父親深夜在樓上自責的嘆氣，幾乎沖毀她最後一道的堅持防衛。母親說：「孩子啊，護士是太勞力的事，不是你的力氣所能負荷。」父親說：「不祇是力氣而已，護士會在醫院裏被欺侮的，甚至是會被醫生、病人強暴的。神怎麼會叫你去做那種事？神難道沒有高尚一點的呼召？」有的人罵她：「自私！」有人說她：「神經錯亂！」南丁格爾被下令禁足。走上護理，竟然是那麼難的一件事！

心靈的黑夜

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七年，是南丁格爾最痛苦的一段時期。痛苦增加一個人生命的深度，生命的深度又決定工作的實質。在南丁格爾身上，護理絕對不祇是技術，不祇是知識，而是生命極深度的煉淨，如同精金的寶貴。南丁格爾在這個時候寫下了許多的禱告，其中最常出現的一句禱告是：「我的神啊！我的神啊！為什麼忘了我？」她又寫道：「『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』這句話，深深的震撼我的心，我想聖經最影響我的是『公義』這個字，我不求神這時賜給我喜樂、平安、赦免、榮耀，我祇求神的公義成為我最深的良知。」「我知道生命不是一場假日球賽，不是一本賣弄知識的書，不是在學校可以學來的知識，不是沈緬在自責裏的淚水，而是一場與自憐永不止息的戰鬥，是一場與仇敵全力以赴的摔跤。前進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角力來的。這場心靈的黑夜讓我知道，我的所呼、所吸、所禱告、所作息，必深深的飲於神的能力之泉。白日必定會來的，黑夜中我仍有盼望。啊！神的國度必會來到。喔！是的，主啊，不僅是你的救贖來到，也是你的國度來到……。如果是為人的緣故，去用護理服務人，我必定會失望，應該是為神的緣故去服務人。」

扭曲的工作形象裏的不變呼召

在這場革命裏，南丁格爾沒有與父母、親友吵架，或哭泣，或整天擺一張臭臉。她祇是安靜的等候，「讀可能與護理有關的統計學、醫學、公衛學的書」。在等候的日子裏，為防止失望的毒根潛入心中，滋生苦毒的心思，南丁格爾寫道：「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，要成為一個幫助病人的人，竟要比祇考慮賺錢成名的人，付出更多的努力。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已將人的抉擇僵化。並不是女人不適任護理的工作，而是不適任的女人壟斷護理的工作。一個努力工

作的護士，會被視為醫院裏的丑角，或是企圖巴結醫生的人。這些負面的傳言，影響父母與親友對護理的看法，其實它以藉著改善醫院管理而矯正。當眾人暗諷護士是變相的妓女，卻忽視身為一個真正的護士，將因幫助病人危急時的緊急呼喊，而有一個粗啞的喉嚨，將因工作效率，而犧牲原本滿頭美麗的秀髮。從事護理工作竟是我興奮與淒涼的混合。

有人勸我，既然已經讀了這麼多醫學、公衛的書，為什麼不直接去當醫生。醫生是醫治人的疾病，護士是照顧病人，與人有更多的接觸，對人更直接的服務。成為護士是神對我的呼召、照顧病人是我天父的事業，這不是我的空想，而是實在的託付，我要更努力的裝備自己。」

護理與人的苦難

當時成為修女，也可以成為另一種的護理工作者，何況南丁格爾又有神的呼召，為什麼不直接加入天主教修會，成為修女呢？南丁格爾看得很深入，她寫道：「護理如果成為一種宣傳宗教的外衣，整個護理的價值會蕩然無存。護理如果依附在宗教的架構下，宗教人士的斷言，會比護理的見解，更早讓病人接受成為最後的權威，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。例如當霍亂來臨時，人不能祇依靠宗教人士的祈福避禍，而任憑污水不斷的流入他們的飲用水源。霍亂是一個人不認識環境的結果，護理就是要去認識如何管理好環境的法則。《聖經》說：『萬物是藉著祂造的』。(約一 3)人有義務去觀察、分析、統計、研究這些神的法則。神並不需要人用幾句話去拍祂馬屁；認識祂的法則，也不是隨便的挖一挖，就可以挖到。我祈求神，讓我看清產生霍亂的條件是什麼？

許多不幸，是人忽視神的法則。人可以由壞人認識好人，由病人認識保健之道，由反面認識正面，由罪惡的存在認識神的純全。這是神給人的理性，作出正確的選擇。可惜人常是以宗教為祈福避禍的捷徑。

藉著神的恩典，信仰是重建軟弱的心靈，神的法則也是重塑人軟弱感情的正確邏輯。護理必須有神的法則，有認識大自然的科學知識，否則面對飢餓的人，護理人員會分辨不清是給了他們麵包，還是石頭？護理是在服事神與服事人之間的一個平衡點，正如耶穌的禱告：『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』護理是把原來神照顧人的旨意，切實的實施在人間。」——張文亮「肢體交通公元 2009 年 1 月刊」

【拾穗】我豈能沒有傷痕

如果蚱蜢必須經過沙粒的刺激，才能產生光亮的珍珠；
如果大衛必須經過掃羅的追殺，才能鍛鍊信靠的美德；
如果詩人必須經過亡國的痛苦，才能壓出美麗的音樂；
如果約瑟必須經過兄弟的出賣，才能領悟饒恕的真諦；
如果耶穌必須經過十架的死亡，才能成全救恩的詩章；
我豈能沒有傷痕？

如果你蓄意用地上的眼淚，來構築天上的彩虹；
如果你決心用物質的損失，來引動靈性的豐富；
如果你計劃用人間的無情，來襯托父神的恩惠；
如果你堅持用苦難的爐火，來煉盡人格的雜質；
如果你喜愛用世界的醜陋，來突顯天國的完美；
我豈能沒有傷痕？

* 地面必須犁鬆才能適於下種。憂傷破碎的心才能討神喜悅。人性似乎需要苦難才能配成為世上的美事。——Shan

* 父啊，我們在憂傷中仰望祢，祢是生命醫治的泉源，黑夜中雖然幽暗，清早必有喜樂。——H.S